



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●

中国中篇小说名著选评

古 声 选编



4

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

中国中篇小说名著选评



(4)

古 声 选编

暨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(4) / 古 声 选编 . — 广州:
暨南大学出版社, 1996.4

(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)

ISBN 7-81029-449-0

I. 中…

II. 古…

III. 中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

广东省封开县人民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4.875 字数: 10.5 万

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15000 册

全卷 25 本 总定价: 125.00 元

(每本 5.00 元)

出版说明

《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与《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所选文章均为已公开发表的名篇名著。这些作品，是对青少年进行艺术教育、审美教育的好教材。编辑出版这些名篇名著，旨在为中、小学图书馆及农村乡镇图书馆提供资料。把这些名篇名著印装成每本平均不超过140页的小薄本，是为了提高这些作品的借阅流通率，提高其读者覆盖面。我们相信，它们必将以各自的思想艺术成就为读者所欢迎。

众多的作者、译者创作、翻译了这么多、这么好的名篇名著，读者感谢他们，本社更感谢他们。由于一时无法了解作者、译者的详细通讯地址，本社未能一一向他们致意，未能一一奉上稿酬，深以为歉。为了弥补这一不足，希望作者、译者主动与本社联系。

《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、《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》

编委会名单：

主 编 徐位发

副主编 卓支中 魏中林

编 委 徐位发 卓支中 魏中林 罗治华 王列耀
胡跃生 严奉强

目 录

火光在前·····	刘白羽 (1)
山间铃响马帮来 ·····	白 桦 (98)

火光在前

刘白羽

我们命令你们：奋勇前进……

——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四月二十一日南下渡江作战命令

第一章 雷雨轰鸣

七月是南方火热的季节，太阳喷着火焰，空气都像要烧着了。这时在湖北西部火线上沿荆门山急进的部队，身上背的干粮包、子弹带、皮带，都黑糊糊水渍渍的汗湿如洗了。谁知从第三天起他们又遭遇了狂风暴雨，雨一来就如同抬了海来啦！哗哗合着口往下倒，树木都刷刷地弯身在地下，各处山峰都影影绰绰看不见了。人张不开眼，马抬不起头。战士们用手遮着脸愤激地说：“这地方真怪，雨点都像弹头子呀！”暴雨却哗哗下了两日夜并无停止的意思，崎岖的羊肠小路，灌满泥泞，挂不住脚。作战任务是十分紧急的，从第一天接触以后，敌人就一直在撤退，想逃出我们的掌握。我们的战士一心一意要消灭敌人，杀过长江，部队没有停息而继续追击前进。现在敌人也走不动了，在前面不远的地方，只要努一把力就可以抓到、消灭。可是这天夜晚，翻过山，

突然进入到一片汪洋、遍地湖沼的地带。

远近一片漆黑，暗中只听见泥浆里一片践踏声响。这时有一小群人从队伍里出来，向路边走去，随后竹林下就有光亮一闪一闪的。那是师长陈兴才捏着手电筒，蹲在泥泞中看地图。参谋、警卫员把自己的雨衣搭在他头上，他把地图展开在膝盖上。雨丝在电光里像银线一样闪亮着。旁边有两个参谋在悄悄议论：“前面是一条河？”“嗯，一条大河呢。”师长在地图上正找不到哪里是渡口，听了这话，迅速地回过头不满意地问：“大河？大到过不去人吗？”没人答话，只有雨声叫人怪焦急的沙沙响着。

二科长（侦察科长）从河边侦察转回来。他临时骑师长的马去的，这匹马三天三夜没吃料，在泥浆里喘着气飞跑，泥水从地面泼上去，溅得二科长满头满脸。雨在落，天气还是一样闷热，雨和汗绞在一道从头上流下来，刺疼眼球。二科长在队伍里转来转去大声喊：“三〇六（师长代号）在哪里？”“三〇六在哪里？”他跳下来，没留神一脚踹在水沟里，他就淅沥哗啦蹚过去，敬礼，一面粗声喘气一面报告：“白花花一片，——不知道哪里是河哪里是路，……”师长哗的折了地图站起来：“敌人呢？”“敌人在暴涨前过了河。”师长严厉地望着二科长的脸，他熟知这有麻子的黑脸是英勇而热诚的。二科长的报告一点不错，水确是在暴涨，暴涨得可怕，水田、道路、湖沼、山岗都分不清了，刚才他站在岸上，只听见脚底下一块块土崩落到水里。

这时，先后从各级部队纷纷送来报告：“大河”，“找不到可以涉渡的地方”，“请示”，“怎样前进”？大家都围在一起，等带命令回去。

一个老侦察员，他的草帽帽沿扯掉了，只剩下一个帽顶奇怪地顶在头上，雨水哗哗顺着帽顶灌到脖子里去，然后又顺着衣裳往下流。闪电一亮的工夫，师长发现了这个老侦察员。师长还记得他。他在火线上从容愉快，永不低头，有一回一颗子弹当的打进身旁小树，他还开玩笑：“嘿！这一枪瞄得好准呀！”师长这时对他说：“老夏，你再去看看，还能没路吗？”“首长，在东北咱摸也摸得出一条路，——这南方，……”

突然，前面四五里地，发出“啪——啪”几声枪响。

很明显敌人就在前面。师长抬起头听着，——周围一群人以为师长在想主意、下决心，谁也不做声来扰乱他，在雨脚下兀立不动。实际师长只在这一瞬间想起了他的过去。他一九三三年奉党的派遣，在这洪湖区湖沼地带打过一年游击，那时他常常驾着一只小船在这复杂的港汊里转来转去，那时他的脑海比地图还详细的绘出这一带湖沼。他在这里负过两回伤，一次和部队失去联络，那时也逢到过无数次暴雨涨水，到处冲来撞去，可是现在他从地图上却找不到渡口了。不会是忘记，是年长日久，河山都有了改变，部队也不是一只小船，而是千军万马，汽车大炮。那时这些湖沼便于打游击，今天却成为前进的障碍。这时天空中突然闪电大作，雷雨轰鸣，那锐利刺眼的电光一下把周围照亮：竹林，地下发亮的水，雨衣上的绿光，湿的枪把子，苍白的脸；一下子又黑暗起来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师长似乎吃惊地听着那雷声，——他觉得这很像一九四七年夏季四平攻坚战那头一阵炮声，声音有如天崩地裂，在空中翻来滚去旋转不停。那一次作战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。他笑了，四平——洪湖，洪湖

——四平，这距离有多远，这怎么一下却联系起来了呢？他的思索闪电一样快，周围的人只等了他不过一分钟。他突然向前走去，头也不回，谁也不看，用坚决的声音说：“同志们！——我们是从这儿打出来的队伍，……这儿挡不住我们，……哪一个连担任前卫？”“六连。”“告诉七连担任前卫，——努力前进！我马上到七连渡口，我们有办法过去。”从各处各级部队来的通讯员、侦察员从他身边散开了，不见了。他吩咐他的警卫员：“告诉三科长，利用渡河时间和兵团及军部取得联络，——我在河那边！”说完就头也不回地朝前走去。

陈兴才一到路边，却看见全部战士都在不停的前进，暗中有武器撞击声，水壶碰碰响，部队像潮水一样拥过去。战士是执行命令最坚决的人，谁也没停止，谁也不想停止。有两个战士边走边谈：“快点蹿呀！反正这里淋着那里也浇着，别让敌人跑了呀！”“跑个球！”“跑个球？——像你这样哈巴哈巴的，敌人还烧了热炕等你呀！”“唉，伙计，奇兵呀！敌人想我们走不动了，我们在泥里打哼哼了，可是一下子过了河，你瞧！”“看！”前面有红色虚线似的一串红光子弹打上高空，这是敌人放射的。

陈师长兴奋地想看看说这话的战士是谁，可是一个拉着牲口的炮兵恰好挡在他前面，战士们带着没说完的话一挤不见了。

路淹没了，部队转到田埂上前进。陈兴才插在炮兵后面，他想超过他们赶紧到河边去指挥过河，可是不可能。田埂曲折狭窄只能勉强走一人，牲口更是困难了，顾上这条腿顾不上那条腿。两旁水田里水已经淹到田埂一般齐，稻子像

水草一样淹在水里，在白色水面露着一点头。牲口不断跌到水里，没走过田埂的东北战士，噗通噗通地滑下去又爬起来。一个连队经过以后，田埂就踏得看不见了，实际上没有了。炮兵停下来在找路，牲口把泥水搅得人满头满脸。陈兴才就跳到水里打算绕到前面去，——前面是一片水田，再过去就是河了，这时四周一片哗唧哗唧的蹚水声，战士们手拉着手在泥水里前进。陈兴才赶上去，在水湿胶粘的衣服下，他觉得浑身火炭般发热，他几乎陷在一个泥坑里，要倒下去的时候，一只坚强的战士的手拉着了他。他喊：“同志们！……冲过河去消灭敌人呀！”……

经过一阵大雷雨之后，闪电向远方隐去，雨小了。

在树林后面一间小草屋里，点燃一支摇摇欲熄的蜡烛，电台在忙碌地工作着。

报务员浑身是泥水，袖子挽在肘上，几条黑色泥水顺着胳膊往下流，但他心神专注，突然拨转头，惊喜地说：“兵团在叫我们！兵团在叫我们！”站在他身后的戴眼镜、面色苍白的三科长一把接过耳机子，坐下去，自己动手抄报。

两天两夜，他们在暴风雨里，像一只迷失在海洋里的船，跟外界失了联络。现在这从电台里发出尖细而清晰的声音，使大家多么快乐呀！全屋的人都为这“哒哒——哒哒”声所吸引围到桌前来。烛光照着每个人的面孔，都苍白了、肮脏了，可是都在胜利的微笑。——外面，从树林那面远远传来一片复杂的声音，分不清的、混乱的、马的嘶叫，片断的战士的哄喊，这时师长正在领导他们向河边前进呢！——一科长雷英是一个英俊的年轻人，在东北大风雪作战的紧急情况下，常常看见他骑在一匹栗色洋马上像飞一样

奔驰，那英雄劲儿，战士看了都说：“看咱科长多带劲儿！”这会，他一进来把背上背的、用油布包了的皮挂包放在怀里，坐在一堆干草上就垂着头睡着了。三科长十分兴奋地收完了报，交给一个矮小红脸的译电员去翻译。他回过头想和一科长说话，却看见一科长把下巴抵在胸口上，雨水顺着衣服往下“滴达——滴达”不停。三科长到自己怀里掏香烟，可是一根一根掏出来都湿透了，他就自个儿在蜡烛上烤着。兵团也在行动，发完这份四个A的急报，就说了“再见”。和军的电台简直联络不上，电台上忽然从遥远的不知何处天空中听到一阵飘然的声音，一个报务员说了“北京”两个字就笑起来了。另一个说：“听听有毛主席的报告没有！”“毛主席休息了，还有半夜里作报告的！”“不对，你瞎说，毛主席是整夜做工作的，他知道咱们正在这大雨里行军，他一定很关心咱们。”三科长听着暗中笑了起来。电报译出来，他接过来只一看，赶紧说了声：“拆线！”一把推醒一科长就一道冲出去。

这时，师长陈兴才正站在岸边泥泞中指挥渡河。

面前白茫茫一片，水在哗哗地流着，不知道多深多浅。

七连是主力团的主力连，得过“战斗英雄连”红旗，这时他们从师长身边走过，就老虎一样扑下河去，只听见二科长宏亮的声音响着，他在组织七连渡河。六连对于把他们从前卫连调下来感到极大的耻辱，连长秦得贵雨水下，脸红到每根头发都在发烧，首先跳下河去涉渡。一片黑人影推进到白茫茫的河水里，只听见河水的喧哗，听不见人的声音了。陈兴才站在那里，——他感到自己是站在空地上，下面已给水浪掏空，脚边一块一块泥土正崩落到水里去。一个一

个通讯员跑来报告各处涉渡情形，——危险！——是失败？是胜利？突然他记起在这一带打游击时有一次渡河的方法，他兴奋地立刻把七连连长喊来，把那方法告诉他，七连连长听了跑下河去。

六连连长秦得贵踏着齐胸的水和汹涌急流搏斗、挣扎，冲过了河。战士们身上驮了几十斤重，冲也冲不过去，水一浮，头重脚轻就使不上劲了。

“来呀！”连长变成个泥人在对岸直喊：“来呀！”

“看，——七连在泅水呀！”六连里也跳出几个会泅水的战士，立刻扑在水里哗啦哗啦泅了过去。

“接上绑带呀——接上绑带呀！”这时在冲激得有里把地宽的河面上，一根根绑带接连在一起，两个连队拉着绑带过了河。一阵快乐的声音传遍各处：“前头部队过河了！”“前头部队过河了！”“啊！胜利了！胜利了！”

师长快乐地跳起来就要涉水过河，却被警卫员紧紧拉着不准他下去，他凶恶地推着警卫员的手，正在这时候，突然一科长雷英骑着一匹白马远远跑来，在什么看不见的地方一下跌在泥沼里，马哧通扑通地挣扎着，溅着泥浆嘶鸣着，一科长暴喊着，鞭打着，马好容易挣扎起来又向河边跑。一科长像一阵旋风一样跑来，他从马背上隐约望见河上几条黑线，战士们已经在奋勇涉渡了。他就从远而近喊成一片：“不要过河呀！”“不要过河呀！”他看见师长，师长正在挽裤脚。马还没收住脚，雷英就跳下来，敬礼：“首长，兵团有新的任务！”把电报递过去。陈兴才打亮手电筒，电光刺疼他的眼睛，他看完电报立刻对雷英吩咐了几句话。一科长就奔到各处喊叫，立刻呵呵一片叫声由近而远，而左、而右，

一直传向激流澎湃的河上：“停止渡河呀！”“停止渡河呀！”

.....

第二章 政治委员来了

师政治委员梁宾探家去了，追赶三天三夜，终于在第四天黎明时赶上了部队。

敌情发生了变化，原来吹嘘着“江北根据地”的宋希濂，自从发现我们的攻势后，就是一个劲撤退、逃跑。兵团命令从沮水一线向宜昌追击敌人的这一个师，立刻掉转头向南插过长江去切断敌人的退路。昨夜十二点钟，先头一个营已渡到河西，——师长下命令：不能等待他们转回来，后队作前队，立刻掉转头就向南走。黎明的时候，在一条高冈上，部队被允许一次大休息，疲乏万分的战士们，谁也顾不上吃干粮，两条线一样顺着大路两旁，都歪在地下立刻就睡着了。师长陈兴才坐在一个乡村茶馆小草棚下喝开水，他已经派通讯员去召集先头团的团干部来开会，所以他不能睡，实际他也一点睡意都没有，新的任务占据了他整个头脑，他在考虑如何来完成它。雨在下半夜就停了，现在浮云像雾一样飞着，一丛丛的树木、竹林绿得像翡翠一样好看。东面地平线上露出红光，“暴雨过去啦！”可是师长一想到中午可怕的太阳，他就立刻看看睡着的战士们，皱了皱眉毛。

这时，有两匹马忽然从他们的来路上赶来。开始他以为是后面团里派来联络的侦察员，未加以注意，直到四五米远时，才看见那是他熟悉到一眼就看出的师政治委员。部队行动时，梁宾探家去没赶回来，现在却一下出现了。他是一个

高身材、永远昂着头、明快、果决、将近四十岁的人，他嘴上挨过一粒子弹打碎了牙床，到现在说话总像是咬着牙齿，发出的声音却更显得果敢、动人、有鼓舞人的力量。现在他面色苍白，这是他又一次负伤的记号。还是长征中在攻打遵义战斗中，他负伤昏迷在火线上，后来一个人躲在竹林里几日几夜，只掘点毛笋子吃。那时部队涌过去了，阶级敌人，地主恶霸发疯了起来，可惜不少戴八角帽、外乡口音的人就死在他们斧头之下了。他带了伤又发了疟疾，最后收集了十多个伤员，带着一颗手榴弹，日夜不停，赶了十三天才赶上队伍。可是终因流血过多，从此患了贫血症，常常头晕，流鼻血。现在他瞧见睡在路边的战士，怕惊动他们，他想把马拉慢一点，可是马跑欢了，调皮地跌着脚，甩着尾巴转着，溅着泥浆，不肯停止。梁宾骂了一声猛然跳下来。他顺着道路，放轻了脚步，带着慈爱的眼光，低了头，看睡在地上的战士：战士们弯曲着，有的头就枕在别人的脚上，可是都睡得那样安稳沉熟。政委知道，战士们的睡眠，就是炮弹落在旁边也不会震醒的。黎明的光在他们的脸上照耀着，脸上有一条条泥水印子，树枝抓破的血痕。梁宾记起昨夜的雷雨大作，当时他站在一个老板家的房檐下想念着战士们，……现在他低着头走到小草棚跟前，一仰头，看见了师长立在那里，黑红圆脸上两只大眼朝他笑着说：“同志，赶的是时候。”政委十分愉快，昂着头走过去说：“伙计！一辈子还能过这么两回长江吗？”师长与政委看看彼此满身泥泞，就相视而笑了。

当他们坐在干草上，师长就说：“你没回来，马上要行动，我跟李主任分了个工，他掌握二梯队，——病号太多，

炮兵落得远，上不来，筹粮队没人掌握政策，病号百分之七八十打摆子。”他几句话把情况讲完，就关心地问：“伙计！家里怎么样？”

师长自己的家乡还在遥远的前面——湘粤边境上。十六七年之久，从南方到北方，在火线上转来转去的时候，他很少想到这一个“家”。这倒不是没有感情，而是在长年累月的战斗与工作中，人们的情感变得更广泛、更扩大、更丰富了，就是在战争中遇到家乡出来的老同志偶然提起，也觉得回家那是太遥远的事了。可是现在一个现实问题摆在面前，他们所要前进的地方，所要去打的地方，不正是自己的家乡吗？半年以来，每一次在会议上，在读报纸的时候，看到“解放江南人民”这句话，只是一般理论的了解它，只有在一步步愈往南走愈接近家乡了的时候，才突然把自己的家，自己的父母兄弟，与自己所要去从事解放的江南人民血肉联结在一起了。

梁宾这回真正走近自己家门口时，原来也怀着一种淡漠的情感，自己心下打着算盘：“家里人还在吗？”“见面又怎样呢？”“说什么话呢？”……他从来处事果决，现在心情却不免有些零乱，一个答案也没作出来。他只管低了头顺着路走，走过一道木桥，他停着，用脚踩了踩，看了看，想：“这桥，——不行，连一门步兵炮也拉不过来呀！”可是突然他看见河那面有一排桐子树，水塘里还有几只鸭子在划水，就在那塘后面，……他仰起头寻找着，——那不是自己住的村庄吗？从前屋顶上飘着炊，现在呢？

他的心紧张地跳着，忽然情感冲动起来，他发现自己眼圈里竟然湿起来，他心里小声地责骂着自己。不过他到现在

也还无法弄清楚，后来他是怎样跑到了一群人跟前，——只觉得那是一群人，无数的眼光，无数的手在纷乱地动着，都投向他，伸向他，老人在哭泣，小孩子在欢叫。在这中间，他突然看见一个白发缤纷、枯瘦、瞎了一只眼的老太婆，从人丛中出来。他简直无法辨认，可是她默无一语，伸着两只发抖的手拉着他，他心里叫着说：“这是母亲！这是母亲！”母亲悲伤地伏在他胸前还是一言未发地哭了。二十年前的印象在这一瞬间一下子转回来了，他记得那十分紧急的一夜，白军已在周围村庄上开枪搜捕，母亲偷偷送他逃走的时候，她也是这样悲伤地伏在他胸前耸着肩膀哭过，那时他说：“妈妈，等着我，我会回来的。”多么悠长的二十年呀！果然回来了，可是现在他扶着颤抖的母亲，咬着嘴唇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只在母亲擦擦眼泪突然抬起脸望着他问“梁宾！你还好吗？”的时候，他心窝里一热，眼泪又几乎流了下来。

母亲衰老得如此厉害，可是母亲还和从前一样倔强，她颤抖地拉着梁宾的手，走了几步，指着那一片长满萋萋青草的地方说：“梁宾，你瞧这里！你的爸爸，给白军折磨了两天两夜，钉死在这里，临死喊着你的名字，……”她转过身，她的眼睛里炯炯闪光，一指：“你再瞧这里！”她默然耸着肩膀低下了头。她所指的那一片荒凉的废墟，梁宾记起原来这就是他们的家，他在这里诞生，在地下爬大，在屋里和青年团团员开过会，他又从这里逃走，他还记得门前有一棵老橘子树，可是现在他什么也找不着了。他知道当敌人追寻不到他的时候，是怎样无耻的摧毁了他的家庭，这时从梁宾心底升起一股怒火，他全身都燃烧，可是他极力冷静自己。几个长胡子的老年人眼里含着眼泪，都上来劝住老太婆，老

太婆一转身说：“我不难过，梁宾，我没低过头，我记着你嘱咐的话，我没低过头。”

村庄不再是从前的村庄了。给蒋介石反复烧杀过，给日本人“扫荡”过，烧的烧了，毁坏的毁坏了，年轻的男人女人，梁宾也都认不得了。母亲默不作声地望着他，他也不是从前的样子了，他苍老了，可是他成熟了，他更坚强了。后来母亲又哭了。他从别人嘴里知道，兄弟在他走后参加了地方党组织，正在树林子里开秘密会议，被叛徒告密，一下给白军抓去，一阵机枪，二十多人都扫死在河边沙滩上。他知道现在母亲看到他，想起了兄弟。这一切使梁宾很伤心——多少同志都被伤害了啊：那年冬天，姐夫实在熬不下去，一个落雪的夜晚，他跑出去找红军，又被抓回来给枪刺扎得全身鲜血淋淋，抬回去三天吐血死在床上。当过苏维埃时代村妇女委员的姐姐，到现在还守寡过苦日子，村庄上不知多少人都遭了同样悲惨的命运。

这一晚上，梁宾就睡在母亲床脚边的草铺上，他的脑子一闪一闪的。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人，你从表面无法看出他是怎样激动的，——这一天，他和很多来访的亲戚邻居一起谈笑起来。他们谈着这十几年的经历，谈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，梁宾谈得最多的是解放军的纪律和政策，他们问得最多的是什么时候分土地；可是现在一睡到草铺上，一幕幕血的往事翻来覆去，弄得他怎样也睡不着。有一种思想尖锐地刺疼着他，——当他在火线上，在枪林弹雨下奔走呼号的这样长的时间，家庭被敌人摧残变成了这样死的死、亡的亡。

母亲把床弄得咯吱咯吱作响，问：“你还没睡着吗？”